



7.5 李劫人

死水微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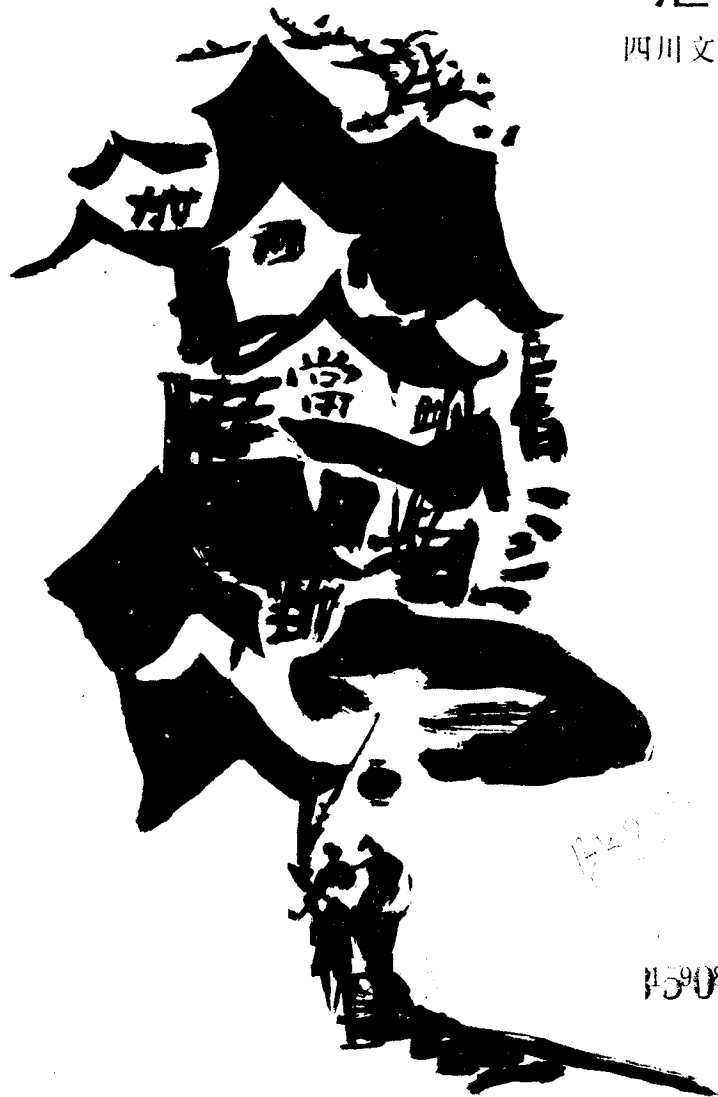
汇校本

李劫人

I247.5
1999
死水微澜

汇校本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15908 7 · 成 都

责任编辑：龚明德
封面设计：朱德祥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《死水微澜》汇校本

作者 李劫人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 资阳县印刷厂

1987年11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

印数 1—27,000册 字数 189千

ISBN7—5411—0153—2/I·147

统一书号：10374·442

定 价：1.60 元

出版说明

《〈死水微澜〉汇校本》所依据的版本为1936年7月作为“现代文学丛刊”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初版《死水微澜》和1955年10月经作者修改由作家出版社重版印行的《死水微澜》。

第一部分

序 幕

至今快四十年了^①，这幅画景，犹然清清楚楚的摆在脑际：

天色甫明，隔墙灵官庙刚打了晓钟，这不是正好早眠的时节？偏偏非赶快起来不可，不然的话，一家人便要向你做戏了；等不及洗脸，又非开着小跑赶到学堂——当年叫作学堂，现在叫作私塾。——去抢头学不可，不然的话，心里不舒服，也得不到老师的夸奖。睡眠如此不够的一个小学生，既噪山雀儿般放开喉咙喊了一早晨生书，还包得定十早晨^②，必有八早晨，为了生书上得太多，背不得，脑壳上挨几界方，眼皮着^③纠得生疼，到放早学回家，吃了早饭再上学时，胃上已待休息，更被春天的暖气一烘，对着叠了尺把厚的熟书，安得不眉沈眼重，万分支持不住，硬想伏在书案上，睡

① “至今”后改本为“至今四十多年了”，并加注：“此书写于1935年7月，故云‘四十多年’。” ② “十早晨”改本为“在十早晨中”。

③ “着”改本为“遭”。

一个饱？可是那顶讨厌，顶讨厌，专门打人的老师，他却一点不感疲倦，撑起一副极难看的黄铜边近视眼镜，半蹲半坐在一张绝大绝笨重的旧书案前，拿着一条尺把长的木界方，不住的在案头上敲，敲出一片比野猫叫还骇人的响声，吓得你们硬不敢睡。

还每天如此，这时必有一般载油、载米、载猪到杀房去的二把手独轮小车，——我们至今称之为鸡公^①车，或者应该写作机工车，又不免太文雅了点^②——从四乡推进城来，沈重的车轮碾在红砂石板上，车的轴承被压得放出一派很和谐，很悦耳的“尹尹呀呀！尹呀！尹呀！”

尹呀？只管是单调的嘶喊^③，但在这时候简直变成了富有强烈性的^④催眠曲！老师的可憎面孔，似乎离开了眼睛，渐远渐远，远到仿佛黄昏时候的人影；界尺声也似乎离开了耳朵，渐细渐细，细到仿佛初夏的蚊子声音^⑤，还一直要推演到看不见听不见的境界。假使不是被同桌坐的年纪较大的同学悄悄推醒，那必得要等老师御驾亲征，拿界方来敲醒的了^⑥。

虽只是一顷时的打盹，毕竟算过了瘾。夫然后眼睛才能大大睁开，喊熟书的声音才能又高又快，虽是口里高喊着“天地元黄”，“粗陈四字”，说老实话，眼里所看的，并不是千字文、龙文鞭影^⑦，而清清楚楚的是一片黄金色的油菜花，碧油油的麦苗，以及一湾流水，环绕着乔木森森，院墙

① “鸡公”改本为“叽咕”。 ② “或者”起改本为“但一般都写作鸡公车，不免太歪曲了”。 ③ 改本为“只管鸣声单调”。 ④ 改本删去“富有强烈性的”。 ⑤ “声音”改本为“叫”。 ⑥ 改本删去“的了”。 ⑦ 改本在“千字文”和“龙文鞭影”上分别补加书名号。

之^①内，有好些瓦屋的坟园。

至今还难以解释，那片距城约模二十来里的坟园，对于我这个生长都市的小孩子，何以会有那么大的诱惑！回忆当年，真个无时无刻不在想它，好象恋人^②的相思，尤其当春天来时。

在私塾读书，照规矩，从清早一直到打二更，是不许休息的，除了早午两餐，不得不放两次学，以及没法禁止的大小便外，一年到头，也无所谓假期，除了端阳、中秋，各放学三天，过年放半个月，家里有什么婚丧祝寿大事，不得不耽搁相当时日外^③。倘要休息，只好害病。害病岂非苦事？不，至少在书不溜熟而非背通本不可之时。但是病也是不容易的^④，你只管祷告它来惠顾你，而它却不见得肯来。这只好装病了，装头痛，装肚子痛，暂时诚可以免读书之苦，不过却要装着苦像，躺在床上，有时还须吃点不好吃的苦水，还是不好！算来，惟有清明节最好了，每年此际，不但有三天不读书，而且还要跑到乡下坟园去过两夜。这日子真好！真比过年过节，光是穿新衣服^⑤，吃好东西，放泼的顽，放泼的闹，还快活！快活到何种程度！仍旧^⑥说不出。

只记得同妈妈坐在一乘二人抬的，专为下乡，从轿铺里雇来的鸭篷轿里，刚一^⑦走出那道又厚又高的城门洞，虽然还要走几条和城里差不多同样的街，才能逐渐看见两畔的铺面

① 改本删去“之”。 ② 改本补加“似”。 ③ 改本删去“外”。 ④ 改本为“但是病也不容易”。 ⑤ “衣服”改本为“衣裳”。 ⑥ “仍旧”改本为“可是”。 ⑦ 改本将“一”移至后文的“道”前。

越来越低、越小、越陋，也才能看见铺面①渐稀，露出一块一块的田土，露出尘埃甚厚的大路，露出田野中间一丛丛农庄上的林木，然而鼻端接触到那种迥然不同的气息，已令我这个一年只有几度出城，而又富有乡野趣味的孩子，恍惚起来。

啊！天那么大！地那么宽，②平！油菜花那么黄，③香！小麦那么青！清澈见底的沟水，那么流！流得涸涸的响，并且那么多的竹树！辽远的天边，横抹着一片山影，真有趣！

二

这一年，坟园里发见了奇事。

自从记得清楚那年起，每同爹爹、妈妈、大姐、二姐到坟园来时，在门口迎接我们的，老是住在旁边院子里的一对老夫妇。看起来，他两个④似乎比外公、外婆还老些，却是很和蔼，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一点不讨厌，并且不象别的乡下人脏。老头子顶爱抱着我去看牛看羊，一路逗着我顽，教我认树木认野花的名字，我觉得他除了叶子烟的臭气外，并没有不干净的地方。老太婆也干净利爽⑤，凡她拿来的东西，大姐从没有嫌厌过，还肯到她院子里去坐谈，比起对待大舅母还好些。

这一年偏怪！我们的轿子到大门口时，迎着我们走到门

① “铺面”改本为“铺店”， ② 改本删去逗号。 ③ 改本删去逗号。
④ “个”改为“人”。 ⑤ “利爽”改本为“利落”。

口^①的，不是往年的那对老人，而是一个野娃娃——当时，凡不是常同着我们一块顽耍的孩子，照例给他个特殊名称：野娃娃。——同着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打扮得整齐^②的年轻女人。那女人，两颊上的脂粉搽得很浓，笑眯了眼睛，露出一口细白牙齿，高朗的笑道：“太太少爷先到了！我老远就看清了是你们。妈还说不是哩。”

妈妈好象乍来时还不甚认得她，到此，才大声说道：“啊呀，才是你啦，邓么姐，我争点儿认不得你了。”

妈妈一下轿子，也如^③回外婆家一样，顾不得打发轿夫，顾不得轿里东西，回身就向那女人走去。她原本跟着轿子走进了院坝，脚小，抢不赢轿夫。

妈妈拉袖子在胸前拂着回了她的安道：“听说你还^④好喽，邓么姐！……果然变了样儿，比以前越好了！……”

“太太，不要挖苦我了，好啥子，不过饭还够吃^⑤。太太倒是更发福了。少爷长高了这一头。还认得我不？”

我倒仿佛看见过她，记不起了，我也不必去追忆；此刻使我顶感趣味的，就是那个野娃娃。

这是一个比我似乎还大一点的男孩子。眼眶子很小，上下眼皮又象浮肿，又象肥胖。眼珠哩，只看得见一点儿，又不象别些孩子们的眼珠。别些人的都很活动，就不说话，也常常在转。大家常说钱家表姐生成一对呆^⑥眼睛，其实这野

① 改本补加“来”。

② “整齐”改本为“整整齐齐”。

③ “如”改本为“象”。

④ “还”改本为“更”。⑤ “不

过饭还够吃”改本为“只是家务事忙些，难逢难遇才回娘家来住几天”。

⑥ “呆”改本为“岩”。

娃娃的眼睛才真呆①哩！他每看一件甚么东西，老是死呆呆的，半天半天，不见他眼珠转一转。他的眉毛也很粗。脸上是黄焦焦的，乍看去好象没有洗干净的样儿。一张大嘴，倒挂起两片嘴角，随时都象在哭。

那天，有点太阳影子，晒得热烘烘的。我在轿子里，连一顶青缎潮金边的瓜皮小帽，尚且戴不住，而那个野娃娃却戴了顶青料子做的和尚帽，脑后拖一根②发辫，有大指粗细。身上没有我穿得好③，可是一件黄绿色的厚洋布棉袄，并未打过补丁，只是④倒长不短的齐到膝头，露出半截青布⑤夹裤，再下面，光脚穿了双缸⑥青布朝元鞋。

三

两个房间都打开了，仍是那样的干净。这点，我就不大懂得⑦，何以关锁着的房间，我们每年来时，一打开，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，四壁角落里没一点儿灰尘蛛网，地板也和家里的一样，洗得黄澄澄的，可以坐，可以打滚⑧？万⑨字格窗子用白纸糊得光光生生。桌、椅、架子床都抹得发光。我们带来的东西，只须放好铺好，就各适其宜了。不过每年来时，爹爹妈妈一进房门，总要向那跟脚走进的老头子笑道：

① “呆”改本为“岩”。 ② 改本补加“又短又翘的”。 ③ “好”改本为“整齐”。 ④ “可是……只是”改本为“是一件黄绿色的洋缎棉袄，”。 ⑤ “青布”改本为“青料子”。 ⑥ “缸”改本为“钢”。 ⑦ “懂得”改为“明白”。 ⑧ 问号改本为逗号。 ⑨ “万”改本为符号“卐”。

“难为你了，邓大爷！又把你们累了几天了！”

堂屋不大，除了供祖先的神龛外，只摆得下两张大方桌。我们每年在此地祭祖供饭，以及自己一家人一日两餐，从来都只一桌。大姐说，有一年，大舅、大舅母、二舅、三姨妈、幺姨妈、钱表姐、罗表哥，还有几个甚么人，一同来这里过清明，曾经摆过三桌，很热闹。她常同妈妈谈起，二姐还记得一些，我一点都记不得了。

堂屋背后，是倒坐厅。对着是一道厚土墙。靠墙一个又宽又高的花台，栽有一些花草。花台两畔，两株紫荆，很大，还有一株木瓜，他们又唤之为铁脚海棠，唤之为杜鹃。墙外便是坟墓，是我们全家的坟墓。有一座是石条砌的边缘，垒的土极为高大，说是我们的老坟，有百^①多年了。其余八座，都要^②小些，但坟前全有石碑石拜台。角落边还有一座顶小的，没有碑，也没有拜台，说是老王二爷的坟。老王二爷就是王安的祖父，是我们曾祖父手下一名得力的老家人，曾经跟着我们曾祖父打过蓝大顺、李短裕裕，所以死后得葬在我们^③坟园里。

坟园很大，有二三亩地。中间全是大柏树，顶大的比文庙，比武侯祠里的柏树还大。合抱大枌^④树也有二十几株。浓荫四合，你在下面立着，好象立在一个碧绿大幄之中似的^⑤。爹爹常说，这些大树，听说在我们买为坟地之前，就很大的^⑥了。此外便是祖父手植的银杏与梅花，都很^⑦大了。沿

① “百”改本为“二百”。 ② 改本删去“都要”。 ③ 改本补加“的”。 ④ “枌”改本为“楠”。 ⑤ “之中似的”改本为“当中”。 ⑥ 改本删去“的”。 ⑦ 改本删去“很”。

着活水沟的那畔，全是橙木同棟树，枝叶扶疏，极其好看。沟这畔，是一条又密又厚又绿的铁蒺藜生垣。据说这比甚么墙栅还结实。不但贼爬不进来，就①连狗也钻不进来。

狗，邓大爷家倒养有两只又瘦又老的黑狗。但是它们都很害怕人，我们一来，都躲了；等到吃饭时，才夹着尾巴溜到桌子底下来守骨头。王安一看见，总是拿窗棍子打出去。

坟园就是我们的福地，在学堂读书时，顶令人想念的就是这地方。二姐大我三岁，一到，总是我们两个把脸一洗了，便奔到园里来。在那又青又嫩的草地上，跳跃、跑、打滚。二姐爱说草是清香的，“你不信，你爬②下去闻！”不错，果真是清香的。跳累了，就仰睡在草地上，从苍翠的枝叶隙中，去看那彩云映满的天；觉得四周的空旷之③感，好象从肌肤中直透入脏腑，由不得你不要快活，由不得你不想打滚。衣裳滚皱了，发辫滚毛了，通不管。素来把我们管得比妈妈还严的大姐，走来给我们整理衣裳发辫时，也不象在家里那样气狠狠的，只是说：“太烦了！”有时，她也在草地上坐下子，她不敢跳，不敢跑，她是小脚，并且是穿的高底鞋。

这一年到来，却④与往年有点不同，因为平空添了一个邓么姐，同一个野娃娃——她的儿子。

① 改本删去“就”。 ② “爬”改本为“趴”。 ③ 改本删去“之”。 ④ 改本删去“却”。

四

野娃娃被我看得不好意思，一根指头塞在嘴里，转到他妈的背后，挽着她的围裙。我偏要去看他，他偏把一张脸死死埋在他妈的围裙上。她妈只顾同我们的妈妈说话，一面向堂屋里走，他也紧紧的①跟着。

爹爹的轿子到了，大姐二姐同坐②的轿子也到了，王安押着挑子也到了。人是那么多，又在搬东西，又在开发轿夫挑夫，安顿轿子。邓大爷、邓大娘、同他们的媳妇邓大嫂又赶着在问好，帮忙拿东西，挂蚊帐，理床铺。王安顶忙了，房间里一趟，灶房里一趟。一个零工长年也喊了来，帮着打洗脸水，扫地。邓么姐只赶着大家说话。大姐也和妈妈一样，一下轿就同她十分亲热起来。

野娃娃一眨眼就不见了。

我告诉二姐：“今天这儿有个野娃娃，邓么姐的儿子，土头土脑的多有趣。”

二姐把眼睛几眨道：“邓么姐的儿子？我象记得。……在那里？我们找他要。”

我们到处找。找到灶房，邓大嫂已坐在灶门前烧火，把一些为城里人所难得看见的大柴，连枝带叶的只管往灶肚里塞。问我们来做甚么。我们回说找邓么姐的儿子。

她说：“怕在沟边上罢？那娃儿光爱跑那些地方的。”

① 改本删去“的”。 ② “同坐”改本为“一同坐着”。

沟边也没有。邓大爷在那里杀鸡，零工长年在刮洗我们带来的腊肉。

我们一直找到邓大爷住的那偏院，他正憨痴痴的站在厢房檐下一架黄澄澄的风簸箕的旁边。

我们跳到他身边。二姐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我都不大认得你了。你叫啥名字呢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你也不大认得我了吗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你几岁？”

还是没有回答。并且把头越朝下埋，埋到只看得见一片狭窄的额头，和一片圆的而当中有个小孔的青料子和尚帽的帽顶。

我说：“该不是哑吧啦？管他的，拖他出去！”

我们一边一个，捉住他的手腕，使劲拖。他气力偏大，往里挣着，我们硬拖他不动。

邓大娘不知为找甚么东西，走进来碰见了。我们告诉她：邓么姐的儿①不肯同我们一块去耍。

②她遂向他吆喝道：“死不开眼的强③东西！这样没出息！还不走吗？……看我跟④你几耳光！”

① “儿”改本为“儿子”。 ② 改本将本段并入上段。 ③ 初版作者自注：“强字读成将字，去声，意谓小人不听大人言语指导，其实即强字本意而声稍变耳。”改本作者改原注为：“强字，在四川人的语言中念成‘将官’、‘将校’的将字音，意思是小孩不听大人教训，性子倔强。有的便写成‘犟’字。” ④ “眼”改本为“打”。

二姐挡①住她道：“不要打他，邓大娘！他叫啥名字呀？”

“叫金娃子。……大概跟少爷一样大罢？……还在念书哩！你们考他一下，看他认得几个字。……”

到第二天，金娃子才同我们玩②熟了。虽然有点傻，却不象昨天那样又怯又呆的了。

我们带来了几匣淡香斋的点心。爹爹过了鸦片烟瘾后，总要吃点甜东西的。每次要给我们一些，我们每次也要分一些给金娃子，他与我们就更熟了。

就是第二天的下午罢？他领我们到沟里去捉小螃蟹。他说，沟里很多，一伸手就捉得到的。我不敢下水，他却毫不在意的把朝元鞋一脱，就走了下去。沟边的水还不深，仅打齐他的膝盖。他一手挽着棉袄，一手去水里掏摸，并不如其所言：一伸手就捉得到。他又朝前移两步，还是没有。他说，沟的那畔石缝里多。便直向那畔踩去，刚到沟心，水已把他的夹裤脚打湿了。二姐很耽心的③叫他转来。他一声不响，仍旧朝前走去，才几步，一个前扑，几乎整个跌到水里，棉袄已着打湿不少。二姐叫唤起来，他回头说道：“绞干就是啦！”接着走上沟来，把棉袄夹裤通脱了，里面只穿了一件又小又短的布汗衣，下面是光屁股。

二姐道：“你不冷吗？”

“怕啥子！”

① “挡”改本为“拦”。 ② “玩”改本为“耍”。 ③ “的”改本为逗号。

“着①了凉，要害病，要吃药的。”

“怕啥子！”

二姐终究耽心，飞跑去找他的妈。他妈走来，另自拿了件衣裳，一条布裤，也不说甚么，只骂了几句：“横②刀的！短命的！③”照屁股就是一顿巴掌。我帮着二姐把他的妈拉开，他穿衣裳时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已向着我们笑了，真憋得有趣。

五

两天半里头，邓么姐很少做甚么事。只有第二天，我们在坟跟前磕头礼拜时，她来帮着烧了几叠钱纸；预备供饭时，她帮着妈妈在灶房里做了两样菜。——我们家的老规矩：平常吃饭的菜，是伙房老杨做；爹爹要格外吃点好的，或是有客来，便④该大姐去帮做；凡是⑤祭祖宗的供饭，便该妈妈带着大姐做，大半是大姐动刀，妈妈下锅。——妈妈本不肯的，她说：“太太，我还不是喜欢吃好东西的一个人。⑥你们尝尝我的手艺看，若还要得，以后家务不好时，也好来帮太太在灶房里找件事情做做。⑦”

大姐已洗了手，也怂恿妈妈道：“不要等爹爹晓得就得

① “着”改本为“招”。 ② “横”改本为“挨”。 ③ 改本补加：“就是你顾家老子把你惯坏了！” ④ 改本删去“便”。

⑤ “凡是”改本为“但凡”。 ⑥ 句号改本为问号。 ⑦ “以后”之后改本为“得便到两路口来，我们也好当东呀！”